

國文月刊

上海書店出版社

國文月刊

第一冊

第一期至第十一期

(1940年6月—1941年12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文月刊：全8册 / 国文月刊社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1

(民国期刊集成)

ISBN 978-7-5458-1175-9

I. ①国… II. ①国… III. 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9995 号

责任编辑 邓小娇

装帧设计 郦书径

技术编辑 吴放

国文月刊(全8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www.shsd.com.cn

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8

印数 1—150

2016年1月第一版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75-9/Z·37

定价：3600.00 元

國文月刊

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说明

《国文月刊》是民国后期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学与研究刊物。1940年6月16日创刊于昆明，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月刊社主持编纂，开明书店发行。从1946年3月第四十一期开始，由开明书店接手主办，出版地先移至重庆，1947年7月迁上海，1949年8月停刊，共发行八十二期。先后出任编委的有浦江清、叶圣陶、罗庸、朱自清、余冠英等著名学者。

该刊汇聚一批国文教育名家，以论述国文教学的问题，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为宗旨，完全站在国文教育的立场上，深入浅出地刊载四类文章：一、通论。属于国文教学同人交流的园地，讨论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以及根据教学经验改进中学及大学国文教学。二、专论。侧重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的短篇论文或札记。三、诗文选读。包括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文学作品，均附有详细的注释或解说。四、写作谬误示例。专指学生作文内的误字谬句。此外，还刊登学生习作、书报评介、答问、通讯等。

《国文月刊》前后出版近十年，其所刊载的国文教学研究成果，已蔚成一笔丰富的学术资源。现依原版重印本刊，依原刊年份和总目索引分装八册。由于抗战时期用纸和印刷等条件艰难，少量页面漫漶不清，虽经勉力修复至可以辨识，总觉遗憾，敬祈读者谅解。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民国文献整理出版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民钢

许仲毅

委 员

刘民钢 庄 雷

张雅琴 唐晓云

曹勇庆 蔡迎春

完颜绍元

(按姓氏笔画排序)

國文月刊

子健題

創刊號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師範學院國文月刊社編

- 中學生的國文程度……………朱自清
- 魯迅的「明天」……………施肇存
- 文學史與中學國文教學……………羅 庸
- 未知稱代和任指稱代……………呂叔湘
- 談新樂府……………余冠英
- 文病類例……………佩 弦

開明書店印行

卷首語

這一個刊物是由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中同人所主編，同時邀同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國文系中同人及校外熱心於國文教學的同志合力舉辦的。我們久想辦這樣一個刊物，因為經費及出版的問題，耽擱到現在。這次蒙黃子堅先生的贊助，在師範學院內籌劃出部分經費，又蒙開明書店的贊助，貼補了另外一半的出版費，藉我們印刷發行，我們非常感謝。

國文一科，在中學及大學的課程裏，都佔重要的位置。教育部及各省政府屢屢表示注重這基本科目的意思。可是學生的成績總不能如我們的理想。原因很多。但是至今沒有一種專致力於推進本國語文教育的刊物，確實是一個缺憾。爲彌補這個缺憾。我們願意抽出教書及研究的餘暇來辦這刊物，以爲提倡。在此抗戰期間，內地的印刷很困難，而且我們的力量也薄弱，所以只從一個小刊物入手，更待將來力量充實時，漸漸達到理想規模。

本刊的宗旨是促進國文教學以及補充青年學子自修國文的材料。根據這一個宗旨，我們的刊物，完全在語文教育的立場上，性質與專門的國學雜誌及普通的文藝刊物有別。所以本刊不想登載高深的學術研究論文，却歡迎國學專家爲本刊寫些深入淺出的文章，介紹中國語言文字及文學上的基本知識給青年讀者。本刊雖然不能登載文藝創作，却可選登學生的作文成績及教師的範作，同時也歡迎作家爲本刊寫些指示寫作各體文學的方法的文章。照我們現在擬定的計劃，本刊要登載的文章可分數類。一是通論，凡討論國文教學的各種問題的文章以及根據教學經驗發表改進中學國文及大學基本國文的方案的文字皆可入此欄，作爲教學同人交換意見的園地，同時可備辦教育者的參考。二是專著，凡關於文學史、文學批評、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修辭學、文法學等等的不太專門的短篇論文或札記，本刊想多多登載。三是詩文選讀，包括古文學作品及現代文學作品兩項，均附以詳細的註釋或解說，備學子自修研究。四是寫作訓練示例，專指摘學生作文內的誤字謬句，略附以前別的雜誌上有過的「文章病院」一欄。以上四類定爲本刊主要的文字，此外還可以加上學生習作選錄、書報評介、答問、通訊等等。但爲篇幅的關係，每期不一定能具備各欄的文字。

據社會上一般人的意見，認爲現在青年學子的國文程度的低落實爲國家的隱憂。同人中看過這兩屆全國各大學統一招生國文試卷的也感覺到莫大的悵惘。我們辦這刊物，抱有提高青年學子的國文程度的宏願。至於能收多大的實效是不可知的。還祈望教育界同人，不吝指教，以匡不逮。尤盼與中學國文教師及大學基本國文教師贊同本刊的宗旨給予援力，撥教授的餘暇，惠賜大作。這是我們最感謝的。

中學生的國文程度

朱自清

二十四年的「中學生」裏曾有過一回「中學生國文程度的討論」，可惜參加的人不很多，討論得不夠詳細，切實。自己雖離開中學教職多年，但一直担任著大學一年級的國文，大學一年級生差不多全是高中畢業生，因此我對於這個問題還是很留心的。現在想說說個人的意見。

社會上一般的看法是，近年來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了。而且不但中學生如此，大學畢業生似乎也是如此。去年高考放榜後，考選委員會副委員長沈士遠先生對中央社記者談話，曾說判考生「國文之技術極劣，思路不清」，便指的大學畢業生而言。「技術極劣，思路不清」就是「低落」的說明。一般所謂「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意思大約也不出乎這兩句話；也許還得加上「別字多」「字跡不整潔」兩個項目。他們的判斷大致根據考卷，報告，文課，條告，書信這樣樣，顯然只從寫作着眼；他們的標準大致是文言——倒不是古文，而是應用的文言。

所謂「近年來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自然意在和前些年的中學生相比。但沒有人指出年代的分界；我們問，中學生的國文程度從甚麼時候才低落起來的呢？我想要是拿民八的五四運動作分界，一般人也許會點頭罷？他們覺得，從那時起，中學校一般的課業訓練比從前鬆弛得多，國文科似乎也不能例外。單就中學生的文言寫作而論，五四運動以來，確有低落的情形，我承認這個。但這種低落有它特殊的原因，和學校裏訓練的寬嚴好像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原來五四以前的中學生，入學校之先，大都在家裏或私塾裏費過幾年工夫，背誦過些古文，寫作過些窗課——不用說是文言。這些是他們國文的真正底子。到了中學裏，他們之中有少數能寫出通順的文言，大半靠了這點底子。中學校的國文教師，就一般而論，五四以前只有比五四以後差些，那些秀才舉人作教師，決不能在一星期幾小時裏教學生得多少益處。學生入學校之先沒有寫過文言，到了中學，除非自己對國文特別有興趣，自己摸索到門徑，畢業的時候大概還是不能寫通文言的。但背古文，作窗課，都是科學的影響的殘存。到了五四以後，這種影響漸漸消失，學生達到學齡，就入學校，不再費幾年工夫去先學文言；這些學生是沒有國文底子的。在中學的階段裏，教師漸漸換了新人，講解比秀才舉人清楚些，但只知講解，不重訓練，加上文言之外，還得學白話，文言教材又是各體各派，應有盡有，不像舊日通用的古文觀止等教本，只選幾體，只宗一派。學生負擔加重，眼花撩亂，白話且等下文再論，文言簡直是不知所從；訓練既不嚴，範文又雜亂，沒有底子的人又怎樣寫得通順呢？程度低落，是必然的。

可是低落的只是文言的寫作，白話儘管在這樣情形之下，還是有長足的進展。前幾年一般人還相信，必須寫得好文言的，才寫得好白話；因為新文學運動前期的作者，大都是半路出家，確是文言白話都會寫的。但近些年青年作者出現的不少，我們從不曾見過他們寫文言；偶然還見過一兩位寫的文言很糟，

還不如他們寫的白話。可見白話必須有文言之底子，觀念並不是真理。這些青年作者多半是大學生，但他們大概都會經過中學的時代；在那時代，他們白話的寫作已有了相當的樣子，相當的底子，不過到了大學，才漸漸成熟罷了。在現時一般中學國文教學情形之下，這些學生得益於教師的也很少。他們的成就大部分從課外閱讀和課外練習得來；他們讀著課的小說，讀各種雜誌，文藝的，非文藝的；他們寫作小說，散文，論文，登在校內或校外的刊物上，他們表現了自己，有了讀者，甚至於還有傾慕的人；這些鼓勵他們那樣作，卻並不是教師的力量。不過在所有的中學生中，白話的寫作有相當樣子的，究竟還是少數，正和從前中學生文言寫得通順的也只是少數一樣。

現在中學生和從前中學生還有一點不同，就是說話的能力增進了。現在中學生比從前中學生會說話得多，而且是比较普遍的現象。從前的國文教師會演講的少，學生在說話上也得不到益處。五四以後換了一些新人的教師，一般的演講能力，比從前教師強得多，學生耳濡目染，自然會受影響。再則，白話文的流行也幫助說話不少。白話文雖然並不完全從說話發展，而夾著許多翻譯的調子，但事實上暗示了種種說話的新方法，增進了一般說話的能力——在年輕的易塑性的中學生，尤其如此。更重要的，從五四以來，學生不斷的做着向民衆宣傳的工作，這給了很好的機會讓他們練習說話。中學生當然不是例外。部定的中學國文課程標準，雖也列着演說和辯論一項，但實施的似乎還少；中學生的說話能力，又是在課外自己訓練出來的。

中學生寫不通文言，大概有四種情形。第一是字義不明，因此用字不確切，或犯重複的毛病。如「扶疏扶疏，脫葉遍地」(註一)，上半說繁茂，下半說凋零，恰好相反。這句子的作者是將「扶疏」當作「稀疏」用了，所以致此。又如「至於在園內跋涉，多以自行車代步」，作者用「跋涉」其實只是「往來」的意思。又如「也未始不無謬見」，只能說「也未始非謬見」或「也不無謬見」。第二是成語錯誤，這又分為割裂和亂用。如「掃穴犁庭」變為「蕩掃犁穴」，便不能成句。又如「發縱指示」變為「唆使指縱」，雖勉強可解，却不是味兒。這是割裂。又如「若文藝革命，今後之文學傾向，及所謂普羅文學，汗牛充棟，接受為忙」，「文學革命」等都是抽象的觀念，怎樣可以「汗牛充棟」呢？這是亂用。一方面亂用，一方面當用不用，如不說「一舉兩得」，却說「一舉而二美」，多麼滑稽！這都是不求甚解，不重記誦之故。

第三是句式不熟，虛字不通也早在這類裏。如「奇矣哉，同爲人類，不但言語之不相知，而風俗亦殊不同」，這句的毛病很多，這兒只想指出那「之」是不合式的。又如「夫博物院者，乃集各種不經見有價值之物所以博覽於衆者也」，「所」字顯然不合式，「博覽於衆」該說「供衆覽」，「不經見」有價值之間，該有「而」字。又如「雲遊北海」這個文題，實在不成一句話；「雲」下加個「中」字便成。又如「雲樹區識，終爲後盾」，上半也不成話，大約是「謹指愚誠」的意思。第四是體例不當，也就是不合口氣。如給朋友的信，「茲將敝校情形報告一二，能樂聞乎？」「樂聞」是聽話的或受信人的一句客氣話，現在說話的即寫信人却用了這句習語，未免反主爲客。又如擬假傳作義將軍克復自衛團電，「尙望鼓其餘勇，滅此朝食！」「尙望」「鼓其餘勇」都是平行下行的口氣，不能用於尊敬的人。同題，「國愧吳三桂，目顧史閣部，往古未有，現時所無，民族之寶，國家之魂！」首二語不成句，並且比擬不倫；中二語太誇張，不會措詞，不合體例。同朝快報代電，「本校同學皆相願而首曰：『政府抗日，不吾欺也。我失地之收復，國史之重光有日矣！且百靈廟地勢之險要，連可攻，退可守；今既被我軍收復，僞匪不易得逞矣。』」除第三個「之」字不合式以外，全段兒文錯雜的，囉囉唆唆的，滿不是「快報代

電」的樣子。這類應用文的體例本當要熟練，學生們寫不合式，也在意料之中。

以上所論四種情形，也只以應用的文言為標準。但所謂應用的文言，「應用」的日子大概不會很長久了，據我看。現在應用這種文言的，報紙是大宗，其次公文，其次電報和書信。但報紙用白話，胡適之先生早就在提倡；只因辦報的人總怕稿稿太多，印刷太貴，不願馬上全改成白話。可是這些年來，除了電報和新聞還守著文言的陣地外，社論，通訊，特寫，等等，都漸漸在用白話了。公文加標點符號，也是改白話的先聲。而政府文告，譬如農商部長的許多告國人書，已經全用白話。電報因為按字計費，文言可以省些，用白話的似乎還沒有。但若有人將電文裏需要常用的字句編成簡括的程式，成為電報彙編之類，便可解決這種困難。書信已經有用白話的，但因文言信有許多程式，可以省事，中年以上的人還是用文言的多些。這話裏可以看出，白話沒有能普遍的應用，程式化不夠這一層關係很大。若有些人向這方面努力，試造種種應用程式，讓大家都用，逐漸修正，白話不久便可整個兒取文言而代之，文言便真死了。這種需要現在已經越來越大。正如馮友蘭先生說的，現在是青年的時代；青年自然樂意用白話，而大部分的青年文言的訓練太差，也是用白話便易。文言的死亡，和白話的普遍應用，是勢所必至，是計日可待的。

因此我覺得中等學校裏現在已經無須教學生學習文言的寫作。在有限的作文時間裏，教學生分出一部分來寫作文言，學生若沒有家庭的國文底子或特殊興趣與努力，到了畢業，是一定不會寫通文言的。不但不能寫通文言，白話寫作，因為不能專力的緣故，也不能得着充分的發展。若省下學習文言寫作的時間與精力，全用在學習白話的寫作上，一般學生在中學畢業的時候，大概可以寫出相當流暢的白話了。拿這種白話寫應用的文件，大概比現時的中學畢業生用他們的破文言寫出的會像樣得多。思路總該清楚些，技術也該比較好些。那時候社會上一般人也許不至於老嘆着「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了。社會上一般人大概只注重應用，文言也行，白話也行，只要流暢就好；這時代的他們，似乎已經沒有「非文言不可」的成見了。過去他們拿應用的文言作批評的標準，只因為應用的文件多是文言寫的；若是白話寫的應用文件多了，他們的標準自然會跟着改變的。

照現在的情形看，一般中學生白話的寫作也有很多毛病。比起他們的文言來，他們的白話確是好得多；比起從前有底子的中學生的文言，他們的白話在立意表情上也許還高些，至少不會不如那些個。可是就白話論白話，他們的也還脫不掉技術拙劣，思路不清的考語；而思路不清更是要不得的現象。一般學生的寫作往往抓不住題目，他們往往寫下些不是支離便是寬泛的費話，在初稿時尤其如此。此外，層次的雜亂，意思的不貫聯，字句的重複，也觸目皆然。這些原是古今中外一般初學寫作的學生的通病，不是寫作白話文才有這種種種情形。但毛病總是毛病是事實。就白話的寫作說，這些毛病一是由於閱讀太少或不仔細，二是由於過分信賴說話。由於閱讀太少或不仔細，不能養成閱讀的——眼的，不全是耳的——客觀的標準，便只能用說話作標準——全是耳的——來閱讀自己的寫作。但說的白話和寫的白話絕不是一致的；它們該各有各的標準。說的白話有聲調姿勢表情襯托着，字句只佔了一半。寫的白話全靠字句，字句自然也有聲調，可並不和說話的聲調完全一樣，它是專從字句的安排與組織裏生出來的。字句的組織必得在文義之外，傳達出相當於說話時的聲調姿勢表情來，才合於寫作的目的。現在學生寫白話，却似乎只直率的將說話搬到紙上，不加調製，缺少了聲調姿勢表情的說話，無怪乎亂七八糟的。這便是思路不清的現象；從不加調製那一層說，也便是技術拙劣的現象。當然也有說話時就思路不清的；但相信在這時寫作思路不清的學生當中，這種思路根本不

清的，究竟是少數。還有一層，我知道五四以後有許多中學國文教師在授課時，講書少，說不相干的閒話多。這也給學生思路壞影響。

思路不清在學生寫作的說明文和議論文裏更爲顯見。說明文和議論文需要相當廣的閱讀和相當廣的經驗，在初學寫作的年輕的學生，確乎比較描寫各體難些。這裏大部分是抽象觀念的結合，思想力還未充分發達的青年，組織那些抽象觀念，確是不易的。思路不清的毛病更爲顯見，也是當然。但是敘述，說明，議論三體都是應用文的底子；不會寫作說明文和議論文，怎樣能寫作許多應用的文件呢？現在的學生只知注重創作，將創作當作白話文唯一的正當的出路；就是一般寫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話應用文的發展上。這是錯的。白話已經佔領了文學，也快佔領了論學論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佔領了應用文，它的任務不算完成。因爲現在學生只知注重純文學的創作，將論學論政的雜文學列在第二等，將應用文不列等，所以大多數不能將白話應用在日常人事上，也無心努力於它詞程式化。他們不長於也不樂於寫作說明文和議論文，一半也是這個緣故，這樣學習白話的寫作，是不切實的。說明文和議論文雖然難些，却不妨小處下手，從切近的熟悉的小題目下手。這兩體最容易見出思路不清的毛病，從一方面看，也是好處；因爲別人指點，自己揣摩，也都容易些——只要有人肯指點，自己肯揣摩。

只要中學生不必分心力學習文言的寫作，白話文寫作的這些毛病，便可得工夫逐漸矯正起來，我相信。矯正的方法固然在多寫作，多指點，多修改；但還得多作分析的練習。分析的練習，或拿句作單位，或拿篇大綱作單位。這樣，可以集中心力在這個那個小節上。小節弄清楚了，整篇就容易清楚了。再則，練習可用別人的文字或學生自己寫出的文字作材料；這樣，便讓他們容易從比較裏見短長，知道以後應該怎作。這比只是讓他們自己捉摸看不見的自己，也該好些。傅東華先生給商務編的復興初中國文教科書便列着許多很好的分析的練習的題目，可惜試用的教師太少。這裏需要教師的勞力，學生課外是不會去自己動手的。現在的中學國文教師負担的工作太重，我也知道；但若一學期教學生作一兩回練習，代替作文，教師並不至於太多費時間，我想這個辦法值得一試。不過寫作，誦讀是關聯着的；誦讀可以幫助思想和寫作技術的進步。怎樣誦讀才可以如此呢？課內誦讀和課外閱讀怎樣，能怎樣進行呢？文言是不是必要的教材，詩歌是不是必要的教材呢？純文學和雜文學怎樣分配呢？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檢討，但這裏篇幅有限，只好以後更端別論了。

(註一)本節和下節所引的例子，都是從歷年大學一年級生的作文裏摘出的。

朱自清著

背影
歐遊雜記

開明書店印行

文學史與中學國文教學

羅庸先生講
許秉乾記

——廿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文學的知與能

(二)教師之反省

(三)中國文學史的幾個基本認識

(甲)變與常

(乙)文學的生命及其年齡

(丙)兩種國地

(丁)作者之成功及其因緣

我們要想使中學生的國文做好，並非單憑讀幾本現成的國文教本所可成功的。——因為現行一般的國文教本的編纂，雖然依據文學史的方法，但不免更鑿西爪，使學生讀了，不成系統。這有多大好處呢！現在就我個人的意見，分別列出一點補救的辦法：

(一)文學的知與能：——現在一般的中學生，對學國文所犯的毛病不外兩種：一種是已經讀得很多的書，(知)，但做起文來，不能通順；(不能)，另一種是書雖讀的不多，(不多知)，而提筆為文，尚能順理成章。(能)，兩者一經比較，總覺後一種的較優於前一種。這怎末說呢？就是後的一種他雖然「知」的不多，但他已「能」，具有這點「能」的明機，以後慢慢地再由「知」的方面去加以充實，不難升堂入室。所以我覺得中學生對文學史的知識稍薄，不足為病。

(二)教師之反省：——根據上面這一個意思，(「能」比「知」要緊。)我們做教師的，責任非常重大，那就是：學生可以「能而少知」，但是教師不能不「知能俱備」。如果不是這樣，教學的目的必達不到，學生受益必少，那身為教師者，就應該切實的覺悟反省。——在我們的理想中是要把學生造成功怎末樣？我們教了學生究竟學生得到多少益處？我們授給學生的教材學生實際得到的印象有幾分之幾？(如果教師不會運用教材而使教材落空，使學生受益少，印與淺，這不是編教科書人的責任，而是教師的責任了。)這些在在都是做教師的所應該反躬自問的。所以我覺得中學國文教師自己對於文學史如有一點把握，則在國文教學上可有許多益處。粗略講來，可分兩方面：

(甲)有形的方面：——教師於文學史有研究，則學生對一篇文章之作者生平、時代背景可有明確的認識，足以提起其研究閱讀之興趣，而對課文之印

象更加深刻。

(乙)無形的方面：——我們常常看到，兩個教師同樣教一課書，而在事前預備參考之資料相同，然教的結果，則乙教師遠不如甲教師的收效大。這是什麼道理？那就是由於甲教師除在平時對參考材料有所準備外，而同時對教材之認識有自信，有見解，則在講解時即有一中心目標，依此目標而精闡闡述，使學生之心神無形中被誘導而走上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就是為教師者對文學史有認識所得到的收穫。

(三)中國文學史的幾個基本認識：——我們所以要研究文學史，是要認識其一貫的因果法則，而不是要敘述一大堆材料，整個中國文學的演變，據我看只須知道四件事：

(甲)變與常：——文學史的目的，是把各時代的文學順序一貫的穿連起來看其起伏演化，而在各時代中看出其不可分割的連貫性。現在一般的錯誤，是把人類已往的歷史都看的是陳腐死亡的，彷彿今代的東西，都是異軍突起的，這是極大的錯誤。我們要知道沒有舊的因子，新的便無從產生。所以我們看歷史，要如看蠶繭一樣的。——莫要祇知道蠶繭破殼而出的是蛾，便忽略了成蛾以前一段的蛹和幼蟲。例如兩漢的散文，是以辭賦和經學為基礎的；降至魏晉，則由樸實的散文，進變而為建安七子修飾詞藻的散文；又由魏晉修飾詞藻的散文，進變而為六朝雕琢富麗的駢文；到這時似乎漢代散文已輕絕響了，實則唐代韓柳的古文運動，還是承襲北朝殘存的漢文學遺緒，而使它成為當代的東西，所以他們說是提倡「古文」，「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對文學的演變有兩個看法：一個由「變」的方面看，是「體裁」的變動，所以唐文絕非漢文；另一個由「常」的方面看，他是一貫的繼續不斷的下去，是有線索可尋的，所以我們不能說漢文在六朝時已經死去。

(乙)文學的生命及其年齡：——就文學發展的程序看，完全是一個有機體生命的活動，一體文字，有幼、少、壯、老之不同，列要釋之如次：

文體演變	發展路線	生命年齡
形在神亡的摹仿作品	僵	化
久經摹仿的作品	→	老
文人作品	—	壯
成形的民間文藝	+	少
不成形的民間文藝	初	生
		幼
		年

看右表我們可以知道，文學之發展，始於民間，（大半是多元的），而音樂為其命根。由幼年時期，而終於衰老僵化時期；到僵化時期一過，雖不至趨於死亡消滅，惟已無可摹仿演變，而不能成為潮流，勢必另由別的路向以圖新的生命；例如由漢代民歌演而為漢樂府，由漢樂府演而為古詩十九首，由十九

實演而為南北朝的五言，便到了衰頹時期，不能再事摹仿，所以便有唐代律詩的起來和新五古的成立，這就是文學的生命及其年齡的一例。

(丙)兩種國地：——中國文學的展拓，祇有兩種國地：

起於民間：——如詩經的國風，漢樂府的相和歌。

來自異族：——如漢樂府的短笛橫吹，唐大曲。

這兩種國地是變軌並行的：惟有這兩種國地的開拓，才是文學的生產路。——所以詩經是一條生產路，而楚辭也同樣的又另是一條生產路；漢樂府是一條生產路，唐詩、元曲又另是一條生產路，……據此推斷，將來中國文學的新生命，一面要取之於民間文心，而另一面要取之於西漢文學。此外空談創造或苦心保守的，都是徒勞。

(丁)作者之成功及其因緣：——在中國文學史上成功的大家，歸納起來，不外三派：

不離囿於傳統之文學系統下而全憑自己的才氣成功的：（遠的如李太白，近的如蘇曼殊。）但必須作者的身世不在傳統的重壓之下。

能復古的：——在某一時代文風頹敗的時候，既無另闢新生的才能，便反從古代裏去找尋途徑以回復到已往的方向去。（如韓退之可為代表。）惟是復古運動，可一而不可再，若更迭相復，便一無所成，而所得的祇不過是些殘渣剩滓罷了。所以韓退之的復古成功，而明七子的復古失敗。

集大成的：——集大成的人，恐怕是最成功的：在中國文化上有孔子，詩中有杜甫：

孔子能將前人所有的長處，變為自己的長處；而自己的長處，又超出乎別人的長處之上，這樣便是集大成，所以成功。

工部他能憑自己的力量，將古人的作品融會貫通，而另外自成一家，其所以能如此者，不外兩個因素：一個是「取材豐富」，一個是「用功深厚」。在這三派的成功中，無論它憑什麼力量，佔任何觀點，但始終不能脫離本時代的因緣。（即時代背景、家庭狀況、個性差別。）就是說：時代的因緣，足以鑄成他的作品形與質，這是文學的特質，也就是個人成功不朽的因緣；若不是這樣的「方鑿不移」，而可以隨便「圓滑流動」的把其作品的時代拉得可前可後，那絕不會不朽的。（所以孔子是「聖之時」，而工部是「詩史」。）明乎此，才可以談文學，才可以論個人學文學的途徑。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要便學生把國文作好，首先最緊要的是要介紹給學生讀幾部有價值的專書。（即禁得住讀的書，——如論語、孟子之類。）而在教師方面，是要能真切地知道一些系統的文學演變，隨時指點給學生正確的前進的路途。

黃仲憲 著

朗誦法

開明書店印行

談新樂府

余冠英

「新樂府」一詞對於讀者不會太生疎，白居易的新樂府詩如新豐折臂翁，上陽白髮人等篇往往見於中學校的國文讀本。我因為想到目前的「抗戰詩歌」與新樂府有相同之點，新樂府的提倡和目前的「舊瓶新酒」運動尤有可比較的地方，所以拈起這個題目來，藉此談談新樂府的特色和作者的目的，順帶的談談這種詩體源流，更附帶的談談和他性質相類的詩歌。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分樂府為十二類，其中有一類叫「新樂府辭」。編首發凡云：

「樂府之名起於漢，自孝惠帝時夏侯寬為樂府令始以名官。至孝武乃立樂府，采趙、代、秦、楚之歌謠被諸聲樂，其由來蓋亦遠矣。凡樂府歌辭，有因襲而作者，若魏之三調歌詩，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清商吳聲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是也。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相和、饒歌、橫吹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樂府詩集卷第九十）

這段話敘述了樂府的起源及其變遷大概。其所謂新樂府就是唐代未入樂的新歌，較之本文所要談的新樂府範圍略寬。本文所談係專指白居易元稹等所提倡的一種詩體。（郭書新樂府辭所錄白居易小曲新辭，元稹憶遠曲等篇，元白都不列入他們自己的新樂府中。）

新樂府成爲一種詩體的名稱，大約自白居易編長慶集始。白氏長慶集裏的詩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在諷諭詩中有新樂府五十首。（卷第三，第四）其序云：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之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由序可知白氏作此詩是有目的的，關於選材，字句，聲調，亦有其特別用心的地方。白氏與元九書於其作詩主張及所謂諷諭詩之意義有較詳細的說明。如云：「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云：「……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以廣宸廑，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又云：「僕數月來檢討舊詩，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云：「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

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觀此對於白氏作新樂府的目的，態度，當已有相當的了解。

白氏這一方面的同志在當時有元稹李紳兩人。元稹的樂府古題序裏有一段有關係的話：

「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餘：尙不如寓意古題，刺美兇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之，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模擬古樂府的風氣始於漢末，盛於六朝，作者往往類與義都因襲原詩。唐代大家如李白集中還有許多這樣的擬作。杜甫畢竟是豪傑之士，他的樂府詩居居然一反故常，不過未體有意的提倡，當時本發生大影響。到元白李紳（即公垂）便明揭反對擬古的主張，並且學齊杜甫的榜樣，做其新樂府來。這類詩在白易樂中多爲新樂府，在元稹則名爲「新題樂府」。元氏長慶集卷第二十四載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樂府詩集多一首）有序云：「予友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議而虛人謗。又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諱。予遭理世而君盛，故直其詞以示後，使夫後之人謂今日爲不忌之時焉。」其意旨與白居易相同。

元氏新題樂府十二首原是和李紳的，而李氏原作今已不存。白居易與元九書提到「李二十新歌行」，李二十即李紳，所謂「新歌行」大約就是元稹所和的。全唐詩李紳詩（卷十八）中樂府甚少，與元白新樂府同類的，僅有一首悲善才。

觀上文所引元白的幾篇詩序，再細讀他們的新樂府詩，便知他們所提倡的新樂府具有下列的幾個特點：

（一）記當代實事。這種詩本以「事」爲主，白氏所謂「爲事而作」，「事嚴而實」，元氏所謂「諷興當時之事」是也。白氏自謂其新樂府所言都是「自武德訖元和」百餘年間的事。細觀其五十首中僅有海漫漫，百鍊鏡等幾首似與當時之事無涉，是極少數的例外。元氏新題樂府中則無一首不是關係時事。

（二）因事立題。如城鹽州，雲子朝等題都是標指詩中所言之事，是新創的，非沿用古樂府題。

（三）旨在諷諭。所以白氏新樂府每題之下都注明美某事，刺某事，或某事，義某事，懲某事，止某事，懲某事，憂某事，傷某事云云。

另有作者自己特別注意的兩點，讀者亦不宜忽略：

（一）詞求通俗。元白都自謂此種詩辭務質直。目的在求「易論」。

（二）聲調求便於入樂。白氏新樂府序已說明此種用心，觀元白的這一類詩均以三七言爲主，音調相近，似乎有一個共同的標準。此層下文再談。

★

元稹古題樂府序極推崇杜甫的悲陳陶諸詩，白氏與元九書亦稱道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塞廬子，留花門等篇。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往往失其命題本意，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兵家別等篇皆因時事，自出主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這些詩確爲元和新樂府之所本（元結春陵行